

《红楼梦》第六十四、六十七回研究综述

湛余鸿*, 袁梦萍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9日

摘要

《红楼梦》第六十四回和第六十七回由于在庚辰本、己卯本等早期抄本中缺失, 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是红学版本研究的焦点问题。学界围绕这两回的真伪和文本优劣问题持续进行讨论, 可概括为“真笔说”“修补说”“伪作说”三种观点。其中第六十七回各本文字差异较大, 又有“简本”“繁本”二系的划分, 并对其先后关系存在争议。此外, 两回的人物塑造、《五美吟》的阐释等也是研究热点。本文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归纳主要观点, 分析存在的问题, 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红楼梦》, 第六十四回, 第六十七回

A Review of Studies on Chapters 64 and 67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Yuhong Zhan*, Mengping Yu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ne 15, 2026; accepted: July 22, 2026; published: July 29, 2026

Abstract

Chapters 64 and 67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which are missing from early manuscript copies such as the Gengchen and Jimao editions, have been a focal point of textual research in Redology since the early 20th century. Scholarly discussions have long revolved around the authenticity and textual quality of these two chapters, giving rise to three main viewpoints: the “authentic writing” theory, the “revision” theory, and the “forgery” theory. Among them, Chapter 67 exhibits significant textual variations across different editions, leading to its division into two textual lineages—the “abbreviated version” and the “full version”—with ongoing disputes regarding their chronological

*第一作者。

relationship. In addition, the characterization in these two chapter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ve Beauties* poems are also key research focus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evant scholarship, summarizes the major viewpoints, and identifies existing issues,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Chapter 64, Chapter 67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20 世纪初, 随着甲戌本和庚辰本的发现与公开, 发现《红楼梦》早期抄本原缺第六十四回和第六十七回。其中庚辰本第六十一至七十回这一册中缺第六十四、第六十七回, 而且分册目录上注明: “内缺第六十四、六十七回。” [1] 这一状况引起关注, 关于这两回是否出自曹雪芹手笔的争论持续至今。20 世纪中后期, 随着甲辰本、列藏本、蒙府本、杨藏本的发现, 学界对这两回的版本情况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第六十四回在各本中文字差异不大, 争议相对较小; 但第六十七回各本之间差异显著, 学界将其分为两个系统: 一是以蒙府本、杨藏本、程甲本为代表的“简版系统”, 一是以戚序本、甲辰本、列藏本为代表的“繁版系统”。这两回的研究不仅涉及版本考证, 也与《红楼梦》成书过程、曹雪芹创作原貌等问题密切相关。本文试图从真伪之争、版本关系、文本研究三个方面, 对已有成果进行系统梳理, 并做简要评析。

2. 第六十四回和第六十七回的真伪与优劣问题

学界对于此两回的真伪问题往往与优劣问题进行了结合, “真”等同于“优”, “假”就是“劣”, 由此将真伪与优劣放到一处讲。关于这两回是否为曹雪芹原作, 学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可以概括为“真笔说”“修补说”“伪作说”三种观点。

(一) 真笔说

“真笔说”即《红楼梦》第六十四回和第六十七回的两回或者其中一回是出自曹雪芹先生之手, 不是后人结合记忆或者残稿进行主观修复的作品, 更不是后人进行伪造的作品。

冯其庸认为《红楼梦》的第六十四回和第六十七回由于“拆册分抄”, 导致在庚辰本和己卯本过录之前已缺失, 在乾隆中后期重新出现并被不同抄本系统收录, 其中先出现的是第六十四回, 后出第六十七回。程、高则可能得到了一个未经大肆删改的早期过录本, 故其文字质量较优。文中存在的一些情节上的矛盾, 恰恰可能是曹雪芹在不断修改过程中, 前后文未能完全统一所致, 是原稿状态的反映, 而非伪作的破绽[2]。

宋浩庆从分析批语和文本出发, 主张第六十四回和第六十七回为曹雪芹原著, 第六十四回先出, 第六十七回后出, 其中程甲本为代表的文字最接近原著, 戚序本的异文为别人伪作。他指出戚序本、甲辰本的第六十四回中有脂批“五美吟与后十独吟对照”, 说明批者见过全稿。此外, 他认为这两回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与全书一致, 非高鹗等人所能伪作[3]。蔡义江同样分析批语和文本均可证明这两回应属曹雪芹原稿, 非后人补作[4]。朱淡文从正文内容和语言风格来看, 认定第六十四回是曹雪芹原著, 且出现时间较早, 不晚于蒙府本和戚序本祖本形成时间。同时, 她也提出关于“贾政”出现的矛盾问题无法解

释。她从情节、人物和思想方面来看第六十七回,认为简版系统(程甲、杨、蒙)前后融汇贯通,文字更优,是原稿复出[5]。郑庆山同样认为两回都是真品,只是其中列藏本还原度最高,其他本子都存在修改。同时也指出存在暴露清代官制的问题[6]。胡文彬在《列藏本石头记管窥》中,通过对列藏本第六十四回与第六十七回的校勘,同样认为此两回应为曹雪芹原作,认为列藏本“最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非后人补作[7]。林冠夫先生从字体笔迹及体例方面,仅仅认为第六十四回是原存的文字,其中杨藏本文字相对早出且接近原文。同时,他也提出此回贾政出场矛盾令人怀疑是否出自曹雪芹亲笔[8]。魏谭在《〈红楼梦〉六十四、六十七回真伪问题探源》一文中,基于版本比对与文本内证,认为第六十四回应属曹雪芹原稿内容,可能因传抄疏漏而在部分版本中缺失[9]。曹清富通过语言风格与用词习惯的统计分析,认为第六十四回在回目格式、词组结构、虚词使用等方面与前八十回高度一致,应属曹雪芹手笔[10]。韩绍泉以列藏本为基准,校勘各版本异文,认为第六十四回在列藏本、戚序本等脂本系统中保留了较多雪芹原笔风貌,虽在细节上有异文,但整体仍属曹雪芹原稿,后人修改并未改变其根本性质[11]。

(二) 修补说

林冠夫通过文本分析,指出第六十七回是后人据残稿或记忆补写,其中杨藏本文字最优,梦觉本文字最劣。蒙戚本此回体例异于全书,且字体、行款有配补痕迹,说明原底本已缺此回,现存内容为后人据它本补入。梦觉本此回与程甲本差异极大,而与戚序本接近,但文字冗赘、情节拖沓,语言风格与《红楼梦》整体不符,艺术价值较低,文字较劣。相比之下,杨本此回文字简练、情节合理,更符合原著风格,可能较接近雪芹原稿。由此推测,此回原稿可能早期亡佚,现存诸本中杨本保留较多原貌,而梦觉本等或经后人凭记忆或残稿补写,因而杂入大量拙劣增饰[8]。

朱淡文认为繁版系统是读过原稿之人根据记忆进行复原,虽情节轮廓近似,然文字已非原貌。戚序本此回独缺该本他回常见的回前后总评,亦可佐证其成文时间较晚,系在蒙、戚二本祖本形成之后补入[5]。

刘浩在《明清小说研究》上发表的《〈红楼梦〉第六十七回真伪新辨》指出,曹雪芹曾撰写第六十七回但未完成。他通过形近字误用论证繁简本同源,并从南京方音残留推断该回存有雪芹笔墨。繁本与简本均经后人增删,形成“繁简歧出”现象[12]。

(三) 伪作说

周煦良是《红楼梦》第六十七回伪作说的核心主张者,在《〈红楼梦〉第六十七回是伪作》一文中,从版本特征、人物塑造、文本漏洞及程本删改源流四方面,论证戚本第六十七回非曹雪芹原作,程本则为高鹗基于戚本的删改版本且仍存伪作痕迹。版本层面,该回无起首总批、回末总评的章节,且成书年代与程甲本相近,疑为书贾作伪增入,为伪作旁证;人物塑造上,该回对宝钗、袭人、宝玉、凤姐等核心人物的刻画完全背离曹雪芹的笔法与人物设定,是伪作的铁证;文本层面,该回存在情节矛盾、笔法生硬、景物描写失实、典故误用等诸多硬伤,还缺失了宝玉对尤三姐与柳湘莲悲剧的应有反应,违背原著叙事逻辑;而程本第六十七回虽对戚本的缺陷进行了删改优化,整体优于戚本,但因高鹗对宝钗、袭人的性格理解与伪作者相近,保留了关键的伪作痕迹[13]。

魏谭在《〈红楼梦〉六十四、六十七回真伪问题探源》一文中,对于第六十七回,倾向于支持伪作的说法。郭征南在其硕士毕业论文《〈红楼梦〉六十七回考辨》中认为第六十七回各个版本均为伪作。他从版本缺漏、内容矛盾、人物性格、行文风格方面论证其非雪芹手笔,并指出第六十七回与后四十回在回目、语气词方面高度相似,可能出自同一续作者[14]。曹清富同样将第六十七回判为后人伪作[10]。

3. 第六十四回和第六十七回的版本关系研究

《红楼梦》现存第六十四回的各个版本之间不存在像第六十七回那样复杂的简繁二系流传的情况,

更多的是对单一版本作为剩余各本起源的猜测, 毕竟此回目和内容保持一个相对一致性。第六十七回存在简繁二系, 由此产生究竟是简化繁还是繁化简的争辩。

(一) 第六十四回的版本流传

冯其庸认为, 现存各本除靖藏本难以判断外, 其余大多是程本系统的删改本[2]。但也有学者指出, 列藏本第六十四回保留的早期脂本形态特征, 似乎难以用“程本删改”来解释, 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 第六十七回由简化繁

冯其庸认为第六十七回的戚序本由蒙府本衍生而来, 蒙府本作为简版系统的代表, 戚序本作为繁版系统的代表, 而他认同简繁两系的区分, 由此可知他认同第六十七回由简化繁的观点[2]。

(三) 第六十七回由繁化简

季稚跃在《读红随考录》中的《〈红楼梦〉第六十七回考评》篇目中认为列藏本与程甲本分属两个差异显著的版本系统即现在所说的简繁二系, 二者在回目、篇幅、情节、语言风格及人物塑造上均有重大分歧。繁版系统文字古朴绵密, 保留大量口语、方言及复指语法, 情节完整, 且与靖藏本批语所涉正文相合, 被判定为更接近曹雪芹原稿的早期抄本。程本(简系)则对列本(繁系)进行了大规模删改: 前半部分刻意简省文字, 后半部分尤其是“凤姐讯家童”一节, 将原著平铺直叙的白描改写为问答体串讯, 增加环境渲染与人物情态描写, 语言鲜活生动, 戏剧性增强, 但亦存在人物性格失当、情节疏漏等问题。文章从东北方言等语言特征推断改笔出自高鹗之手, 并指出程本(简系)虽“为人喜闻乐见”, 然已失雪芹笔意。综上, 该文主张以繁系为第六十七回校勘底本, 简系据繁系改订的后出稿本, 虽具传播价值, 不可取代原著的校勘地位[15]。蔡义江认为繁系更优, 更接近原作, 而简系则经过后人删改, 繁系在前, 由繁得简[4]。

胡文彬从列藏本来看, 第六十七回亦非伪作, 且存在不同稿本系统。列藏本此回文字与戚序本接近即繁系, 而与其他本子简系(己卯、蒙府、梦稿、程甲本)差异显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繁系在情节描写上更侧重于袭人与凤姐的对话与形象刻画, 而简系则侧重故事推进与紧张气氛。胡文彬认为, 这可能是曹雪芹在“披阅十载, 增删五次”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稿本所致。可以概括为, 他认为以列藏本为代表的繁版系统早于以程甲本为代表的简版系统, 由繁化简[7]。

赵冈和陈钟毅从体例角度来看, 认同第六十四回是原著, 关于第六十七回的繁版系统是从部分原稿的基础上进行补加, 简版系统从繁版系统承接而来, 同时记录靖藏本的第六十七回是原著的可能性[16]。

4. 文本研究

《红楼梦》第六十四回和第六十七回的文本研究也是红学研究的重点, 其中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对此两回的人物形象分析与《五美吟》的研究, 文本研究可以助力版本溯源。

(一) 人物形象研究

在《红楼梦》第六十四、六十七回真伪问题的争论中, 人物形象分析始终是辨伪工作的核心依据之一。研究者普遍认为, 这两回是否忠实于曹雪芹笔下的人物性格逻辑, 是判断真伪的关键。由此展开对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王熙凤、袭人的形象辨析。

1. 林黛玉

宋浩庆认为第六十七回黛玉见土仪伤心的描写合情合理, 《五美吟》更是其思想飞跃的表现[3]。韩绍泉也认为此回对黛玉的刻画与前文一致[11]。但周煦良、郭征南批评此回将黛玉写成“心窄好强”“不落人后”的庸俗女子, 背离其孤高形象[13][14]。曹清富从回目用语入手, 指出“颦卿”之称与前八十回称“林黛玉”“潇湘子”的习惯不合, 与后四十回却相似[10]。

2. 薛宝钗

周煦良以繁本宝钗闻尤三姐死而“并不在意”为例,认为宝钗被写成“谈吐庸俗、无情至此”,绝非曹雪芹笔法[13]。郭征南补充,此回宝钗劝病词汇贫乏、医理不通,与第四十五回判若两人[14]。宋浩庆则持相反意见,认为简本宝钗送土仪是“笑里藏奸”性格的延续[3]。韩绍泉立足繁本,认为钗黛谈病反映“金兰契”后的关系改善[11]。

3. 贾宝玉、王熙凤、袭人

周煦良指宝玉对尤三姐之死无一句感想,有悖“最体贴女儿”的本性[13];韩绍泉则以列藏本宝玉“深知黛玉心细心窄”等心理描写为据,认为这是雪芹笔法[11]。凤姐形象方面,周煦良、郭征南认为繁本凤姐自称“贱地”、脱口“五六品的顶带”等描写不合身份[13][14];郑庆山、蔡义江则认为繁本对凤姐内心世界的刻画更为深刻[4][6]。袭人形象方面,周煦良指其斥责婆子“二主人气焰”与“温柔和顺”考语相悖[13];郭征南补充母丧未久“换新鲜衣服”的时序矛盾[14];宋浩庆、韩绍泉则为之辩护[3][11]。

(二)《五美吟》研究

《五美吟》是《红楼梦》第六十四回里林黛玉写的一组诗,一共五首,分别写了西施、虞姬、王昭君、绿珠、红拂五个历史上的女子。自脂砚斋以来,这组诗始终是红学热点。1980年代后专题论文渐多,根据现有成果,可归纳为五大议题。

1. 诗歌命意与林黛玉形象

学界普遍认为《五美吟》是黛玉精神世界的直观投射。万萍、刘操南首倡“借古抒怀”说,认为黛玉借五美命运写自身悲剧[17][18]。徐乐吟与陆德海进一步提炼出“红拂精神”“葬与奔”等概念,揭示黛玉“柔中有刚”“向往自由却无力挣脱”的复杂人格[19]。廉水杰从文化史视角肯定这组诗对传统女性观的突破[20]。

2. 人物对应与探佚研究

关于《五美吟》的一个核心争议是其是否影射金陵十二钗的命运?庞云洲最早提出系统对应:西施-黛玉,虞姬-元春,明妃-探春,绿珠-迎春,红拂-巧姐[21]。张涵修正为虞姬-尤三姐、红拂-史湘云[22]。孙逊围绕脂批“五美吟与后十独吟对照”考证,力主“十独吟”为黛玉所作,驳宝钗、湘云说[23]。

3. 诗词艺术与曹雪芹创作观

耿光华、胡明宝和蒋艳柏聚焦薛宝钗评诗“善翻古人之意”“命意新奇,别开生面”,认为这是曹雪芹借小说人物阐发自己的诗学主张——反对因袭、强调独创[24][25]。李春光用计量方法统计红楼诗词征引正史典故,发现《五美吟》多用《史记》《晋书》,体现曹雪芹对个性人格的欣赏;不引《明史》则与清代文网严密相关,视角新颖[26]。

4. 文化传统与历史批判

季学原、万萍将《五美吟》置于历代咏史诗脉络中考察,指出黛玉批判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界画工”,比王安石、欧阳修更进一步[17]。廉水杰从“美人隐喻”传统出发,认为曹雪芹完成了从“美人配君子”到“美人即自我”的价值转换[20]。

5. 翻译研究

李玲集中对比杨宪益译本与霍克斯关于《五美吟》的译本,利用功能主义理论进行分析,认为杨译更“忠诚”,霍译更“归化”[27];王爱珍从文化翻译视角指出,霍克斯因对“倾城”“乌骓”“浣纱”等典故理解有误,损害了原诗的女性悲歌气质[28]。月玲芳分析李治华法译本,肯定其尾注策略兼顾“可读性”与“文化传播”[29]。近年《五美吟》翻译研究亦有新成果。王华于2024年发表《从〈五美吟〉英译本论典故翻译陌生化效果》一文,以杨宪益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五美吟》典故翻译中陌生化效

果的保留问题, 指出陌生化效果的保留有助于揭示译者作为文化创作者的双重身份。该研究与此前李玲从功能主义翻译观、王爱珍从文化翻译视角展开的分析形成对话, 共同推进了《五美吟》外译研究的深度[30]。

5. 结语

综上所述, 关于《红楼梦》第六十四回与第六十七回的研究, 始终围绕真伪优劣之争、版本源流与文本阐释三个核心议题展开。在真伪问题上, 学界形成了“真笔说”“修补说”“伪作说”三种说法, 各家均从版本形态、批语内容、语言风格、情节逻辑等方面提出论据, 虽结论各异, 但推动真伪优劣的认识。在版本源流方面, 第六十七回简繁二系的划分已成为共识, 关于“由简化繁”与“由繁化简”的论辩持续数十年, 然早期脂本何以全缺此回, 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文本阐释领域, 研究者逐渐超越单纯的辨伪目的, 转而关注两回的人物形象、《五美吟》的文学价值。凡此种种, 均显示出这一专题研究由文献考证向综合阐释推进的学术轨迹。可以预见, 随着新材料的发现与新方法的引入——如 2025 年《红楼梦版本研究辑刊》第五辑对第六十七回版本源流的系统考察[31]、2023 年以来多种汇校整理本在底本选择上的新探索[32][33], 以及《五美吟》翻译研究视角的持续拓展——关于第六十四、六十七回的研究仍将继续深化, 并为《红楼梦》成书过程与版本源流的整体考察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

参考文献

- [1] 曹雪芹.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
- [2] 冯其庸. 论庚辰本[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8.
- [3] 宋浩庆. 《红楼梦》六十四、六十七回辨[J]. 红楼梦学刊, 1978(1): 223-232.
- [4] 蔡义江. 蔡义江新评红楼梦[M]. 北京: 龙门书局, 2010.
- [5] 朱淡文. 红楼梦论源[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 [6] 郑庆山. 红楼梦的版本及其校勘[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 [7] 胡文彬. 列藏本石头记管窥[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8] 林冠夫. 关于《红楼梦》六十四、六十七回的版本问题[J]. 红楼梦研究集刊, 1980(4): 271-279.
- [9] 魏潭. 《红楼梦》六十四回、六十七回真伪问题探源[J]. 红楼梦研究集刊, 1980(8): 265-275.
- [10] 曹清富. 《红楼梦》六十四回、六十七回真伪辨[J]. 岳阳大学学报, 1989(1): 35-41.
- [11] 韩绍泉. 从列藏本看《红楼梦》第六十四回和第六十七回各本文字的真伪问题[J]. 山西师大学报, 1990(1): 52-56.
- [12] 刘浩. 《红楼梦》第六十七回真伪新辨[J]. 明清小说研究, 2021(4): 40-51.
- [13] 周煦良. 《红楼梦》第六十七回是伪作[N]. 文汇报, 1961-09-09(3).
- [14] 郭征南. 《红楼梦》六十七回考辨[D]: [硕士学位论文]. 济宁: 曲阜师范大学, 2010.
- [15] 季稚跃. 读红随考录[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 [16] 赵冈, 陈钟毅. 红楼梦新探[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1.
- [17] 万萍. 《五美吟》的命意和林黛玉的情怀[J]. 红楼梦学刊, 1986(3): 79-90.
- [18] 刘操南. 林黛玉悲题《五美吟》阐义[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1(4): 102-104.
- [19] 徐乐吟, 陆德海. 《五美吟》与林黛玉的心灵世界[J]. 红楼梦学刊, 2016(3): 74-91.
- [20] 廉水杰. “美人隐喻”与中国文化传统——从《诗经·桃夭》到《红楼梦·五美吟》[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 2020, 20(2): 41-44.
- [21] 庞云洲. 《五美吟》寓意探微[J].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1): 95-97.
- [22] 张涵. 从《五美吟》看林黛玉的“红拂精神”[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8(12): 26-29.
- [23] 孙逊. 红楼梦探佚(一)[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9(1): 87-95.

-
- [24] 耿光华. 从《红楼梦》人物的“赋诗评诗”探究曹雪芹的文艺观[J].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 2007(5): 11-13.
- [25] 胡明宝, 蒋艳柏. 论《红楼梦》中诗词韵文的艺术特色及艺术功能[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6(9): 67-72.
- [26] 李春光. 撷谈“红楼诗词”对正史事典的接受[J].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7, 32(5): 15-22.
- [27] 李玲. 功能主义翻译观下看红楼梦中《五美吟》翻译[J].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5): 80-83.
- [28] 王爱珍, 毛柳花. 文化视角下女性主义的悲歌——《五美吟》的杨、霍英译对比[J]. 语文学刊, 2019, 39(6): 51-56.
- [29] 月玲芳. 李治华夫妇《红楼梦》法译本《五美吟》典故翻译之探究[J]. 华西语文学刊, 2012(2): 129-140.
- [30] 王华. 从《五美吟》英译本论典故翻译陌生化效果[J]. 现代语言学, 2024, 12(11): 695-700.
- [31] 兰良永. 红楼梦版本研究辑刊(第五辑) [M]. 北京: 华侨出版社, 2025.
- [32] 曹雪芹, 脂砚斋. 脂砚斋批评本红楼梦[M]. 王丽文, 校点. 长沙: 岳麓书社, 2023.
- [33] 曹雪芹, 脂砚斋. 红楼梦脂评汇校本(典藏版) [M]. 吴铭恩, 汇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3.